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翰苑新書續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監生臣史映綵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丞相類

賀鄭太傅再入相

鄭雪巖

伏審廷宣白麻垣崇黃髮聖人能內外無患圖任必周
君子立邦家太平登庸惟舊翁受十益朋龜之助預覘
一時治象之新萬化仰成四方無侮竊謂天下安注意
相人主職在任賢帝念時艱公仍宅揆曰疏附曰奔奏

分命股肱孰主張孰綱維允資心膂不待夢卜久孚觀
瞻恭惟某官忠恕而行直方且大正堅林下見一之操
何計槐邊達三之尊勇退急流不容高卧正觀夾輔初
政不負秦府眷知景祐再入中書依然天聖勁直起司
馬公於獨樂園之內付謝太傅總諸節鎮之權若岸誕
登則作舟航若苗來蘇則為霖雨中興所屬僉望方深
同寅協恭和衷直追盛世賡歌之美開誠布公廣益豈
使前人獨美之專若大醫王之識病鍼砭不浪施如古

善奕之對碁著數弗輕下疇不共慶會合風雲之盛方
幸重見整頓乾坤之功某齏鹽陳人鑪鞴舊物公西華
問方六七十之對昔侍誨言遽伯玉知四十九年之非
今纔夢覺景翳翳以將入車皇皇而何之老驥脫牢盆
叨恩已過假牛充馬運失職奚疑其誰尼之非人力也
長夜漫漫而不寐甫田怵怵而隱憂儻朽木可雕未必
中輪輿之選若弊芻無用祇望結香火之緣大厦賀成

一巢私托

賀史丞相除太傅

李梅亭

師臣巽命帝傅升班七十從心公亦何心於極品三千
同德獨高崇德之紹勲叶朱衣介憤之祥增黃耳玉鉉
之重竊以傅者傅之德義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哉臣作
股肱罕有是父有是子若西京厚王陵之寵及東都旌
卓茂之年雖加衡紱以鞶纓俱匪箕裘之鼎鼐於皇孝
廟舊學越王當淳熙丙午之壽上皇以正月戊子而進
亞父今專槐之正位有喬木之世臣父子一家兩兩齊

三台之色君臣千載重重聚四紀之間賁然綠綈之新
復此青壇之舊恭惟某官清和而任直大以方禹以功
臯以謨適全絕德絳之果霍之勇難以修能無敵知儒
者之真可久見賢人之德一柱障黃河之決兩手洗白
日之光三登二十七年萬機幾千百變內除狗鼠旋安
鴻雁之居外率熊羆顯築鯨鯢之觀風震雨凌而棟梁
自若火炎水潤而鼎寶各調蓋享天心非要人爵陶侃
之指紋貫徹猶三遜以滋高丁固之松夢留連廿十年

之不調上念慈闈之訓日思元老之功無官酬公維師
尚父猶堅謙抑力反渙揚姑隆絕席之班式舉載輿之
典虹明帶玉龜顧印金備衮冕之上儀增衣冠之盛事
改容而禮論道以經平淮用八千兵更酬謝傳蒼生之
志辭齊封三萬戶會尋留侯黃石之盟某久累播釣遐
瞻巖石聳聽上卷之一命阻陪潭府之三才斐然成章
是以有慶乘雪邊之節傳無因拜壽杖之尊窺天上之
階符願長輔化樞之運

賀史丞相除太傅

李梅亭

顯拜師臣榮躋帝傅聖人惟能饗帝復歸美於重闈太
宰以禮佐王併加恩於一命實清廟之盛典非元老之
私榮昔周家既立三事之官在成王猶遴仲父之選始
命姬旦以其師保萬民繼用畢高以其弼亮四世自茲
以往稱此惟艱若西京之遷王陵與東都之寵鄧禹雖
稱異數實飾虛文惟我孝廟之盛時夙敬越王之舊學
奉卮為壽驪既洽於兩宮絕席隆師秩爰登於一品疇

昔鯉趨於學禮只今虎拜以揚休千載君臣聚見四十
年之內一家父子併成二萬石之榮與國咸休生民未
有恭惟某官鼎彝舊學柱石世臣惟說總百官力贊事
神之勿黷暨湯有一德首明立愛之惟親相儀南至之
郊歲敬東朝之冊克禋克祀敷皇極而錫厥庶民得祿
得名受介福而于其王母二難具美三遜滋高既力避
於維垣亦何辭於命袞日月如璧映玉佩之魚垂天地
為鑪鑄金章而龜顧一相主乎內幾年淹九棘之班三

公惟其人今日正專槐之面是故舊物青氈之赤烏尤
覺明公黃閣之黑頭行開茅土之封式對山河之誓某
夙勤甄錄聳聽郵音雖指尾在虺蜮之區然馳心賀燕
雀之厦宣麻綴文德之聽身隔重湖揲著攷武岡之占
公宜百祿

賀鄭少師

鄭雪巖

恭審涓吉宣麻敷恩升棘貳公弘化一通橫寶帶之輝
崇德報功六纛昇錦鄉之節勸經氈上授室國中異數

便蕃羣瞻聳動若稽昭代率重元勳潞公以維垣而陪
講筵忠獻以本鎮而膺受鉞或為內相而侈帶圍之詠
或由舊學而賜京第之居是皆昭一時非常之恩未有
備今日極盛之典恭惟某官沉潜而有略真實而無華
不知三公之為尊依然寒素如見一介之有技納之陂
汪憂國形癯愛君心赤方更張於新化爰圖任於舊人
非道不陳王前與與如也斯謀惟我后德贊贊襄哉業
之隆者酬必隆眷之厚者施亦厚此禮非諸臣之敢望

惟上知我公之獨深非但勸當世之至忠又將貽後王之
不則賡歌相戒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難老為期受命
長矣第祿康矣某自遊環璧久囿大鈞聞盛事之巍煌
倍輿情而欣抃乘當時之驛傳適綴稱觴望武公之威
儀就加舉笏永言頌詠罔既編摩

賀鄭丞相除少師

劉後村

登冠貳公褒崇元老孤墮茸蠹恨無官之可酬甲第殊
庭欲有謀焉則就帝學賴緝熙之益身章煥佩服之珍

載籍罕聞搢紳相慶竊稽列聖待勛舊之典非無上公
領使弼之榮然潞國貴極維垣不過河陽之鈇鉞紫巖
位尊弘化亦惟長樂之麾幢乃如致身為帝王之師賜
履於父母之國度越先朝之故實眷存昭代之耆英則
自生民以來未有我公之懿恭惟某官道隆而德駿業
廣而功崇粵從挾龍而飛天忠勞解儷不待審象而求
野望實已孚勤相端平挽回元祐至今廟堂經濟之老
皆昔翹館招延之餘十年羨衣錦之歸一旦就安車之

聘爾則告后方欲咨君陳之猷予其明農未可遂周公
之志乃超三少之秩乃擁元戎之旄腰方玉以垂紳卜
新圖而考室問祈招於子革靡所不知設醴酒於穆生
久而愈敬雖熙寧遇師臣之厚迨阜陵眷舊學之深以
昔準今有隆無殺錫公千歲重賡純嘏之詩以王萬年
光輔太平之業某屬馳軺傳聳聽制麻方千贄之滿前
顧一箋之獨後老文學為歌頌愧非僕之所堪辭將相
作神仙願於公而有獻

賀史丞相除少師

李梅亭

巽避公槐升魁師棘萬世策定盍徑躋萬石之班三台
色齊乃退位三孤之長寸心如此千載無之恭惟某官
厚大而裕和端凝而洪毅周拜乎前魯拜乎後邁韋平
父子之榮陟格于帝尹格于天續堯舜君民之業自開
禧之末一麾九日相嘉定之治十有七年於我如浮雲
心本游於淡泊用汝作霖雨身爰佩于安危既難挽鼎
湖之龍乃力洗咸池之日周勃之誅呂迎代尚觀望於

軍情霍光之擁昭立宣幾動搖於庭議未有獨運於掌上不煩執事之顏行為天下得人與生民立極導憑几之命而晏然仍几輔垂簾之政而過已徹簾三邊絕赤白之囊萬國布黃朱之乘風雷屏息日月重光宜神聖建道德之師見輔弼為社稷之寶比播維垣之命允孚巖石之瞻乃執撝謙力回成渙弗敢基命定命正倚弼諧若曰父師少師何拘等級姑冠班於洪化即顙面以經邦坤載物而承天盖得下裳之吉鼎以木而巽火寶

存上鉉之虛九重尊李泌以先生四海戴子儀為尚父
黃河如帶山如礪豈惟難拒於公珪青櫺有洞石有牕
恐合紹開於王社某夙勤坏治自抵簡書泥塗久隔於
朝紳夢寐尚隨於賀臆輒憑魚鱗之素恭布燕雀之私
亮天地而弼一人諒益基無窮之聞理陰陽而遂萬物
尚祈澤不獲之夫

賀史丞相除少師

楊誠齋

巽避公槐升魁孤棘奮庸而宅百揆輔茂陵十八載之

隆平寅亮而弼一人開寶慶億萬年之晏粲明良交際
動植均驩恭惟某官德鉅才全器闕用博累世躬行於
忠孝四朝身佩於安危河決平原力挽百川而注海風
搖夏屋獨高一柱以擎天盡返齊疆全歸趙璧金甌閒
暇從容作商野之霖玉几導揚談笑取虞淵之日與生
民而立極為天下以得人九夷八蠻服整頓乾坤之玉
兩宮二聖知扶持社稷之心肆疇巖石之瞻亟出維垣
之命甫揚成渙遽執撝謙重違再命三命之共甫轉父

師少師之拜元圭衮冕尚猶恨無官以酬公夏篆通旃
夫豈以辭榮而邀上惟楓陛比隆於皇祖則茅封仰紹
於先王西平有子我有臣垂光簡冊周公拜前魯拜後
濟美鼎彝某自分泥塗夙蒙甄治臺釐千里既自投丹
筆之書首尾八年未易復白圭之玷茲復坦明之制但
增踴躍之私黃麻之似六經自此尚觀於蕃錫洪鈞之
轉一氣更祈俯振於餘生

賀鄭丞相除少師

方秋崖

進陟師垣誕分使鉞錫帶御府身垂追琢之章開第神
京天睠相攸之樂伏惟某官伊尹先覺周公多材日就
月將緝熙聖學於無極乾旋坤轉運動化工而不知凜
吾道之在三宜恩徽之莫二某欣聞播告與被光華國
有師臣是為治道之元氣君無過舉將躋斯世於太平

賀史丞相除少傅

李梅亭

雄麻渙命孤棘升班相堯之功已書二十八載之半弘
周之化始介三公九卿之間取之甚嚴簡在則厚恭惟

某官直方而大智勇且仁海晏河清藉整頓乾坤之手
天明地察鑒經綸社稷之心奏琴瑟改絃之功贊七鬯
主器之治進律固加於有德酬公真限於無官矧如拔
去凶邪收洪範福威之柄且復芟夷煩亂整素王筆削
之功是皆非常之原宜受不次之賞猶且固辭於專面
姑令明陟於貳公惟時亞保之休蓋古司空之選若稽
漢制專司萬乘之晏私其在周官實任兩儀之寅亮聊
丕昭於蕃錫豈盡荅於元勳昔魏王再相於淳熙首升

此職故高宗獨稱於德壽謂無幾人爰正師垣宏開壽域尚式周公之猷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覲文王之耿光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某忻逢盛典倍激懽悰歌誌士之詩敢忘燕雀之賀厦作得賢之頌或憐蟋蟀之吟秋

賀鄭丞相除少傅

方秋崖

合宮展采宣室均釐時則有若甘盤尊為帝傅念已封之曲阜併衍公圭豈伊惠餽之彛允注凝旒之意伏惟

某官以經綸典聖學以緝熙贊皇猷從容訪道之庭獨
隆體貌敷錫配天之澤備極榮懷某欣讀綸言輒修賀
幅雖布衣之願於張良足矣永懷自牧之謙然衮職有
闕惟山甫補之未稱多聞之益是為輿誦等冀監融

賀鄭丞相除少傅

劉後村

細旃徹卷孤棘冠班知我惟春秋既暢尊王之旨弼予
亮天地遂登亞傅之崇簡冉有光縉紳相慶惟綱常之
大義具筆削之一經曰子曰人辨內夏外夷之分書叛

書殺誅亂臣賊子之心迨本朝之名儒掃諸家之諛論
然而孫明復所著莫小試於慶厯胡文定之說不盡行
於紹興孰若舊學之宗工躬闡素王之本指爰切劘於
后德亦扶植於國經恭惟某官以伊呂王佐之才抗喬
松物表之志江湖遠引共高嚴子之羊裘廊廟重來依
舊孔明之魚水首延登於保輔俾入侍於燕閒密勿龍
光敷陳麟史以天理之二字蔽聖經於一言將使夫竊
寶玉大弓之徒皆凜然畏斧鉞華袞之筆莫如我敬王

者已畢遺編茲予其明農哉欲尋初志乃陟司徒之極品乃荒句踐之昔封方留公旦以經邦未許甘盤之遜野傳以德義老成尤重於典刑緝于光明終始有資於數學重提化筆峻拜師垣某側聆制麻幾折屐齒子無曲學素鄙平津之從師帝順下風長即廣成而問道

賀史丞相除少傅

楊誠齋

冊命元勳序升孤傳三少特揖雖均為貳公之官四夷咸賓見時乃萬世之績君臣叶慶朝野交驩恭惟某官

明允而篤誠洪深而肅括調政化不調之琴瑟續古今
難續之鼎彝中書十五秋得賢人可久之德闢國數百
里復寧王有指之疆迄今大寶之還詎止小球之受蓋
帝王盛德之必頌獨頌獻琛而春秋常事之不書特書
得玉然皆出魯公之力庸並垂周室之休敢圖古風復
見今日宜亟正專槐之面乃姑循次棘之階功臣封爵
山河式觀繼世少傳寅亮天地詎足酬庸某全託一陶
獲歸三徑龜魚竊新亭之蔭亦有肺腸燕雀賀大廈之

成恨無羽翼

賀史丞相除少傅

林克齋

大廷揚緯亞保陟班堯舜典謨之篇傳信式昭於帝範
韋平父子之懿疏榮亟踐於世官體貌隆崇見聞闐懾
竊謂琴瑟必改絃乃鼓顧更化之宜先璠璣由琢器而
成念作經之尤重惟慶歷大臣嘗條陳於救弊而元祐
正史亦訂正於辨誣矧偉績之兼全宜徽章之特異恭
惟某官精忠天稟粹學家傳器量渾深色不形於喜

愠規模廣大身獨佩於安危曩儀禁近之聯已袖轉旋之
手首除元惡遂柄繁機蒐獵羣英路廣開於衆正變調
元氣年逾格於屢豐內振朝綱外恢邊瑣觀化慰山東
之老信威清淮北之氛爰贊決於清衷肆絲休於元嗣
積勲庸其甚茂避榮寵而不居眷言係日之成書實刊
琬琰彼乃貪天而載偽幾變丹青提綱資筆削之公艾
穢著燕貽之實方爾寶儲之奉載加華渚之頒秩以貳
公式是百辟垂萬世至公之軌遷累年不拜之官文丕

顯武丕承啓佑益彰於有典周拜前魯拜後登躋即踵
於維垣諒何官之可酬惟與國而無極某欣聆麻制屬
領花城緬惟翹館之多才莫陪旅賀曾是化鈞之一物
尚冀陶成

賀鄭丞相加少保

鄭雪巖

恭審廷播黃麻輪迎赤舄尊甘盤而思舊學彰聖性之
益明召潞公而登經筵見治功之先定重開興運有相
斯文恭惟某官先生心與天通學造聖處任天下重無

非阿衡樂道之真為王者師早得黃石傳書之妙駕風
濤於既濟歛雲雨以若無不為林下之無人共訝山中
之有相雖得丘園之趣豈忘魏闕之忠如有謀焉則就
之肯終浩然而歸也上渴典刑之想時當鼎軸之虛圖
任舊人寵加異數挺綠竹之操復見武公之威儀上金
鑑之書遠邁唐臣之風節鳳新五紀虎拜萬年某隨仗
稱觴觀光遄袞太平有象適當泰道之亨華髮元龜翁
受益朋之助修辭申禱舞手詠歸

賀錢丞相加少保

陳箕牕

顯詔元臣榮躋亞保傳家而為碩輔信槐棘之罕聞去國而有殊褒又粉榆之創見尊榮廟社開闢江山竊以知進知退者所以為名節之全善始善終者所以為寵靈之備歷觀往事多愧此言或朶頤鍾鼎而不為閑適之人或掉臂山林而無復便蕃之渥臣既懷利君亦少恩但思締合於一時遑恤譏評於千載必聖賢之胥遇能道德以相求可去則去既不較於升沉當褒而褒亦

豈問其出處爰有方來之綸綍及乎告老之軒裳自古
無多如今寡二某官唐元凱之器度漢韋平之勲庸早
步黃扉誠欲扶於民命晚投綠野正不係於身謀蓋陽
和已播則有收斂之時而雷雨既行則有蟄藏之日天
運猶爾公心可知方將蟬蛻囂塵鴻冥寥邈自適於逍
遙之境永游乎安利之淵奈盛名愈抑而愈高故聖主
彌踈而彌睠惟朝綱肅靜則思更化之人惟邊報安寧
則念和戎之客雖其既去尚擬重來亦何愛於褒恩不

少伸於別緒願以九重之此意與夫六合之具瞻儲養
神明調娛氣序使日月伴其不老而乾坤與之俱閑或
再位於元台抑亦公之餘事某曩懷附鳳比獲登龍忽
傳異詔之丁寧切倍常情之呼舞但忻寰海見明良天
合之情肯為鄉閭草世俗雷同之賀永惟虔頌不在多
言

賀鄭相除少保醴泉觀使兼侍讀

劉後村

起賢濱海領使祥源圖任舊人拜召公而為保若稽古
道命倚相以讀書麻卷初傳縉紳相賀歷攷帝王之世
猶隆師傅之恩商宗之於甘盤曰台舊學漢祖之於嚴
子云朕故人或遊荒野而見思或釣桐江而彊起所以
示後世人主進修之法所以倡學士大夫名節之風久
矣寂寥偉哉遇合恭惟某官有尹躬之一德集孔氏之
大成嘉定初潛竇賴綺園之力端平總攬首當莘渭之
求一變有涑水之風獨立少汲公之黨容身無地知我

者天上印而還中書角巾而即東路曲江感秋扇之喻
遠避隼猜魏公喜畫錦之歸冷看蝶鬧屬者朝更政化
辟作福威區別忠邪顧瞻表著羣公環列類非昔者之
親臣一老獨存方且歸然於下國百辟迎安車之至九
重慰仄席之思謂莫繁乎一日萬機之勞莫要乎三墳
五典之道嘉與鴻碩相親燕閒弼予一人遂冠班於孤
棘益者三友時開卷於細旃內家賜聖製而開御筵太
史奏客星之近帝座寵光鮮儷邁史梁兩揆之榮典故

具存踵申潞二公之拜某久孤拔擢積困謗傷人或謂
之非辜自不知其何罪厚誣石介因以撼於富公巧詆
舜欽本欲傾於祁國不敢發塗窮之歎庶幾有天定之
時久疎翹館之起居忽聽大廷之播告僕方養母詎宜
起隱於終南公素憐才倘許逃歸於陽翟

賀史丞相父太師魏王追封越王

李梅亭

加冊元勳配祠清廟考十八侯定位之次惟蕭蓋侑於

祭廷應五百年異姓之封於越肇開於封土遂吾相顯
親之願彰我皇念舊之恩宗社同休華夷胥懌恭惟先
正大丞相文惠師王始終三紀師保萬民湯於伊尹蓋
學而臣之克同一德舜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允叶重華
宜侑食以匹休曾易名之未稱思股肱於甘露想形貌
於凌煙一卷之書必立師矧實先朝之舊學七世之廟
可觀德誰踰烈祖之老臣徹彼土疆儻爾籩豆惟冒不
單稱德峻加茅胙之分茲予大享先王永配椒馨之薦

丕昭異數夔掩前聞伏遇少保樞使大丞相國公克享
天心善繼人志故國非謂喬木盖倚世臣成績紀于太
常以昭先烈用宏茲賁曰篤不忘某世沐殊恩身逢盛
事屬嬰美疾莫陪東閣之賓疇允大邦竊頌西平之子

賀丞相加恩

洪平齋

昕朝渙號揆路加恩立天官冢宰以佐王秩崇舊袞錫
土田附庸而為輔賦行新畬體貌增隆股肱有喜恭惟
丞相國公先生明昭日月道際天淵其萬物皆備反身

而誠則得孟軻之傳其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任伊尹
之重敬行以簡柔動也剛崑崙擘而力有餘泰山壓而
色不變第知為國寧復顧家龍蛇驅而放之蒞朝廷清
矣鴻雁飛而集于澤天下安之立太極之四維定洊雷
之一索主上悉心而委計都人稽首以留行甫更純吉
之儀已驗嘉祥之應臘中瑞雪十分秀麥之連雲春半
膏霖一望早秧之刺水妙調元於鼎鉉潛制勝於帷籌
步陟文階申陪書社漢則夏侯以說禮而召拜唐則李

靖以錄功而食封尚論昔人未如今日中國授室萬戶
奚足道哉大師維垣三公惟其人爾乾坤攸相社稷之
光某爐鞴寒灰甄陶頑鑛聳聽潭府之疏渥預知無爵
之酬勲必有宗工續宰相世繫之表第同野老誦慶歷
聖德之詩

賀史丞相明堂加恩

劉後村

播告大廷褒崇真宰類于上帝聿稽宗祀之文相維辟
公爰侈冢司之渥非止衍戶畬之入蓋益隆岩石之瞻

典冊一新縉紳交慶伏惟某官功存社稷運際風雲
綽然應變守文之才巍乎經體贊元之學維聖主敬天
之意一本至誠自清朝更化以來四成熙事凡舉行於
縟禮皆典領於首台日者歲大享之儀消中辛之吉月
星明概乾坤清夷奠玉而神祇顧歆合侑而祖宗昭格
法駕寶路肅臨清廟之豆籩朱芾葱珩於赫上公之冕
服以至御樓肆耆稱蹕還宮祭澤流行天顏開喜厥有
顯相之効恨無可酬之官荒大國之封豈推奄魯紀中

書之考其永相唐茂對龍光密扶龜祚某屬縻符鑰快
觀制麻徹申伯之田欽聆異渥入平津之閣莫綴賀賓

賀史丞相轉光祿進封魯國公 王格齋

孚號大廷疏榮顯渥刺經作制勒成顯噩之書昨土苴
茅奄有龜蒙之境仍稽故典峻陟文階金章式煥於民
瞻采地增陪於邑入命冊一下懽聲四馳某官道冒古
初功存社稷洪鈞轉一氣乾坤日就於清夷庶績撫五
辰星宿亦為之明潤自贊解弦之化益隆調鼎之勲年

穀順成和氣旁行於農畝遠人咸慕夕烽不到於邊城
坐令薄海內外之人如在先朝全盛之世爰輟秉釣之
暇定為畫一之規合古便今可通行於萬世舉綱提要
以明示於黎元爰涓選於良辰庸徹聞於黼宸肆覃茂
賞載荅顯庸登進厥民在王庭俾聞播告永弼乃后于
彛憲勿替欽承嗣膺維師尚父之尊有光先正保衡之
烈某心馳恩地迹滯侯藩靈丹就而雞犬俱仙敢萌榮
望大厦成而燕雀交賀空激抃悰頌詠彌勤科條莫既

賀鄭右相兼樞使進光祿

李梅亭

登庸舊學揆序元台能自得師謹厥終而唯始爰立作
相置諸右以輔台兼總鈞樞屹隆柱石恭惟某官兩儀
間氣四海真儒淡乎如列仙之癯傑然為萬夫之特
鹽太學四賦接古詩之流芹藻泮宮三峽避詞源之水
領袖貫九經之庫範模徧雙字之宮虎觀螭坳司存雨
露麟臺鼉鼓禁鼓舞風雷杞人憂天馭方危於六馬虞淵
取日功卓冠於五龍學焉而後臣之政不足與聞也況

苞苴賄賂獨不入沂公之門且鼎鼎樓臺抑未聞寇相
之第衆浩然其歸重公持此以安歸天下無如召公久
當相成王之左生民未有夫子今乃得伊尹之時然萬
世永賴乃可謂功使匹夫不獲焉能無恥予惟克邁乃
訓千載一時天之降任是人百年幾見萬國魚頭正有
關於已任十年鳳沼亦何足為公榮見伊呂而失蕭曹
則知管晏之卑矣躋英衛而遜王魏此豈房杜之細耶
願荷棟桴力光竹帛某一寒戍雪十暑飲冰昔周旋康

成之間夙親禮坐且班次巨君之下實認履聲今聞宣
黃麻之六經適尚盤青泥之九折緇衣三章知不遺於
寸善洪鈞一氣亦何間於八荒子獻相國書乎往愬底
虞於逢怒君遣使臣禮也終更願聽其亟還

賀右丞相還朝

劉後村

入覲宸旒進居鼎席舉咎繇於右甫平猾夏之憂歸周
公子東遂究經邦之業縉紳相慶竹帛有光恭惟某官
負命世之大才建丕天之偉績八陵一抔土之憤至此

少伸九世不戴天之讐曠然一洗及新鄰之崛起殆舉國之莫當衆方顧影以偷生公獨奮身而敵愾執訊獲俘於百戰暴衣露蓋者九年建纛親行淮浦收十全之勝揚帆直上漢江無一點之渾雖大臣之誼曾靡告勞然明主之眷有不容釋密勿延英之對輝煌文德之麻昔高孝兩朝方修攘之並舉若呂張二相皆出入之迭更法此成規付之魁柄方將迓續景命挽回危機收泮渙已離之人材作懦衰不武之士氣蔡方既定式邁裴

令之歸江左何憂尚有夷吾之在某繆叨刺部諭聽告
廷矧嘗蒙華袞一字之褒豈能無濃墨大書之喜海涵
春育聳聞東閣之開地老天荒自笑南轅之左

賀端平相正元台

鄭雪巖

厯開休運位正元台外廷宣麻傾耳動色以相賀薄海
聞命舉手加額以交懽矧辱眷知若為欣躍竊以建隆
肇立家法中令擢自文臣累聖守是道相傳諸儒謂大
綱甚正稽前朝秉軸以至于今日而當代全功可數者

幾人凡銘鼎彝而被絃歌視昔猷而無媿必噓海岱而
出雲雨恥匹夫之不霑既非淺中狹量所能又豈不學
無術可致是宜商宗之良弼必命甘盤之舊臣恭惟某
官先生肅括而弘深高明而博厚玉立聳而山斗傾仰
崖略峻而軒裳具瞻退然不爭不矜之風功能孰較進
有嘉謀嘉猷之告啓沃良多久煩共掌於政機爰命晉
登於魁輔否則能替人皆知補袞之忠和而不同上獨
味調羹之手身千一難逢之會志五三至治之隆號令

甫新精采立異吾道方泰善類同升謂黷貨無厭申三
風十愆之戒念挾書已甚開四門百揆之公八柄詔王
如雷震驚萬類含春聞風興起然新一時之觀聽易而
回積年之玩弛難必白去副封乃地節攬權之正更預
防中出循慶厯更化之規獻納論思各盡言揚激駁彈
擊毋使迹避以此成久大之業足以致安強之威何憂
乎狐鼠之弄兵何懼乎鯨鯢之肆毒本立如是誰能禦
之正當力行好事之時厲精昔日重憫澤墜下流之久

永命祈天允屬宗工式孚僉僭欲放美陳而規寓不知
位卑而言高將望端平上相之紀功凌煙無及庶幾中
興百年之養士環壁有光某學校舊生門牆下士梅闕
分校已幸璧全油幕贊籌誤蒙羅致方思寇弭奚暇已
謀塵埃險阻以備嘗俎豆戰陳之蕪問苦無勞績累叨
公車之露章諒入鈞陶曾玷中書之記籍聆金甌之名
煥望黃閣以神馳久不通書敢冀元城異除之寵尚能
濃墨重賡徂徠聖德之詩雖匏繫以莫前喜屢成而有

托

賀杜丞相

鄭雪巖

天下安注意相宸斷惟明人主職在用賢寰宇推服唐
任如晦宋得祁公允若合符其應如響恭惟某官氣養
剛大學主敬誠由室暗屋漏為工夫跬步不錯以道遠
器重為已任力量可知道義重利祿不足言名節高責
望亦甚至敬觀出處端繫重輕實虛寶鼎之調爰驗金
甌之契左右可國人可然後用之龜筮從鄉士從謂大

同也取諸輿議簡在上心勢如奕棋正在初著事類築
室可無成規自紹定端平之更張迄嘉熙淳祐之經理
方其改絃而調瑟甚欲圖安何異操舟而遇風莫知底
止今積弊愈難於前日而叢委盡萃於我公此姬公吐
哺以求賢而武侯開心以廣助惟公則有萬能一惟信
則無往不孚向有言而道不行括囊而去今正已而物
自格絜矩則同善始非難有本如是庶幾讀書而為相
不負我祖之貽謀某梓里諸生桃蹊舊物愛之深者情

甚切祈之至者言不腴幸備驅馳敢私坱圠無語賡徂
徠之頌立誠獻富公之書台山增八千丈高與有榮耀
中書歷二十四考親見興隆無任勤拳於昭景鑠

賀游丞相

鄭雪巖

恭審渙發大號震竦羣瞻當饋而思蕭何久虛右席和
羹而命傳說簡自上心式昭選用之公已卜清明之象
恭惟某官明通而公溥直大而剛方氣凜岷峨克振家
聲之忠孝源尋濂洛相傳道脈之精微方盤旋兩地之

崇有運動三極之妙自任以重正期致君如阿衡浩然而歸無復為王留孟子逮作福作威之惟辟必立政立事之得人孰不期大老之來謂即慰蒼生之望尚遲一歲乃正三台天將開平治之機上自發英明之斷羣疑頓釋百志惟熙以今艱難多事之餘有此閒暇片時之幸如操舟中流同心以濟如推車峻坂協力以登罔俾前修獨專盛美邊事屬右相人材屬左相未容張趙之強分典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當合韓歐而為一既勲

庸之已定何事業之不成某久忝乘軺茲逢當軸上未
央之壽爰方啓行聽文德之麻云胡不喜有懷銜袖敢
尾賀裾

賀鄭丞相

洪平齋

揚廷渙號宅揆奮庸天開聖人揭大明於積陰之後帝
賚良弼興霖雨於久旱之餘九鼎尊強萬殊闡懌切以
慶歷之進杜正獻盡革弊端元祐之相司馬公力回正
論凡其變則通通則久本乎定而靜靜而安聖上始親

於萬機朝家大整於百度追還盛觀允屬真儒恭惟某
官秉粹而履方造博而守約黃裳文在中也道傳往聖
之宗緇衣弊又為兮身繫衆賢之脈蚤勸初潛之學蔚
為大任之儲淵源養蒙羽翼出震六龍御天而萬物覩
依乘最先九鼇負地而四極安扶植更力肆增隆於上
眷亟入贊於中樞密勿引裾雍容補袞避權遠勢初無
富貴之心合意運籌自契明良之會覆金甌其久矣登
玉鉉焉遲之播一朝希濶之麻開幾年壅塞之路昔妖

星示變除舊之兆已萌今瑞雪應期作新之慶斯卜兩
全文武之憲獨幹中和之機惟國事總總乎方殷而民
食喁喁然更切決否泰之消長在乾坤之轉旋平輕重
於一舟丕展濟川之略寄安危於八柱迄成支厦之功
以福華夷以壽社稷某霜途易蹶冰谷難春夙蒙鑒賞
之殊快覩延登之盛調元有道坐培上甲子之休播物
無垠早吐雌丙申之氣

賀范左相

劉後村

金史四
卷一
斷自宸衷付之魁柄惟辟作威作福方親攬於大權有
臣同德同心爰超居於端揆識者相慶翕然同詞於惟
華宗厥有名宰忠宣當元祐之世不主一偏覺民在建
炎之初有功再造惜也經綸之日淺甚哉遇合之際難
孰如我公自結明主十載雷聲之淵默一朝地闢而天
開國其庶幾政將焉往恭惟某官稟元化之精粹蹈聖
人之中庸貴處廟堂矍如山澤其秉心誠實故君子咸
附其蓄德深厚故小人不疑屬者諸公欲手版下新亭

之拜時惟元老獨舉扇障武昌之塵然後太阿之柄還
然後九鼎之勢重十全無遺慮矣一變猶反手然斯謀
斯猷惟君陳之告我朕夢朕卜以汝說而賚予必能容
折檻之人必不罪舉幡之士必開密網必革副封必斥
絕弘羊張湯必追還陽城陸贄魯安得削隱然儒無敵
之功吳未可圖良以彼有人之故綿基圖於箕翼紀勛
績於旂常某流落十年侵尋六表福建子是惡既不可
以逃鄉江西社盛行又無從而入派已分為農而沒世

忽逢知己之秉鈞敢云茅拔而彙征不覺籟鳴而機動
希文得政豈無守道之獻詩司馬當朝不待罷之通
問

賀杜右相

劉後村

渙發制麻晉登揆席朕夢朕卜聿開帝賚之祥汝翼汝
為其代天工之曠宗祧增重庶陞益尊在昔昭陵有臣
祁國內則寢斜封之請謁外則為清議之主盟學館頌
歌與希文而對秉宮闈嚴憚云杜某之郤還流傳千萬

世號為端人寂寥二百年誰可繼者偉矣元台之拜凜
然大節之同恭惟某官稟河嶽之英有莘渭之望充塞
天地不屈孟氏之至剛臨履淵冰孰知曾子之大勇嘗
叱義府於仗下亦責平津於上前自公辭高位而潔身
舉世順下風而俯首秦無客子居然擅國事於關中晉
有偉人何至移朝權於姑孰屬宸宸收太阿之柄而昕
朝虛岩石之瞻輟玉食而深思覆金甌而未決昭告昊
天上帝厥有休符謀及卿士庶民咸無異論付以機衡

之重趣其袞繡之歸夫既為書類所宗又將受公議之
貢必也法先賢如秤之喻念前輩平舟之言起岩穴遺
材退刀筆小吏弛筦權以紓民力寬尺度以取士心澶
淵采石之戰功指期可俟梁谿紫岩之相業視昔有光
某去國十年脫身萬里蓋嘗使粵煩六丈之一句不幸
產閩遭半山之三字敢意平生知己一旦奮庸豈云附
翼以攀鱗庶可揚眉而吐氣作夢得問釣之賦文筆久
衰誦如晦猶天之言暮齡有托

賀陳右相

陸笠澤

廷颺大號位冠羣公識者咨嗟益信道行之有命聞而
興起共知天定之勝人某嘗因故老之言竊考昭陵之
治乾坤大度固兼容而罔間日月之照實無隱而弗臨
小人雖有倖進而善類常多詖論亦或抵巇而公議
終勝故士屢折而復振謗既久而自消諤諤昌言天下誦
道輔仲淹之直昭昭成績史臣書韓琦富弼之賢固嘗
端拜於遺風豈意親逢於盛旦恭惟某官名蓋當代材

高古人瑰偉之器足以遺大而投艱精微之學足以任重而道遠方孤論折羣邪之銳蓋一身為衆正之宗徇國忘家惟天知我論去草者絕其本宜無失於事機及驅龍而放之菹果不動於聲色卓矣回天之力孰曰拔山之難積此茂勲降時大任豈獨明公視嘉祐之良弼初無間然亦惟聖主享仁祖之治功殆其自此某孤遠一介違離累年登李膺之舟恍如昨夢遊公孫之閣尚

覬茲時

代賀史丞相

陳貫牋

妙揀元勳進持魁柄雖黃麻同日猶分左輔右弼之名
然青簡幾年及見前作後述之盛洋溢天人之喜嬉連
家國之榮竊以何世無才落落罕調羹之手自古有相
滔滔多覆餗之人豈獨道乖端由器小乃若以三寸舌
定國中之是否以七尺身任海內之安危當其論思獻
納之時已足震耀假以輔相彌縫之日自應恢餘衆忻
汗竹之新猶恨登槐之晚某官高明而莊重肅括而洪

深定大事於胸中九牛莫撼挺成謀於物表羣蟄未知
早儀紫禁之班聯入預青宮之謀畫密毗威斷立去兇
邪掃四天之氛翳而擎出太陽捲百川之狂瀾而斂還
大海蓋祿產既殞共知為絳侯之功而禹山既除宜首
用弱翁之相人方矜艷我乃韜藏迨翺翔乎四輔之聯
始奮揚乎百揆之命深惟今日固異往年牛放野而馬
歸山兵革已寢鳥逐風而魚衍壑英豪方興獨於衆人
可喜之中而有君子深憂之處難保者和議易玩者遂

防積儲已竭則當明裕國之方流離方殷豈可無足民
之術凡此數事賴公三思必不激以不隨乃可久而可
大況昔日師垣之底蘊望此時宰路之發明天下歸心
吾君拱手某身糜下壘命寄中台聞大雅之得時知太
平之有日洪鈞之轉一氣本正大以無私廣廈之庇萬
間願恢洪於樂造

賀陳右相

楊誠齋

登庸正人使宅次輔非難得宰相之位進賢則其國安

不必問太平之期用公則其效敏天有所待世或未知
恭惟某官績洙泗以後之淵源追唐虞未遠之人物動
容貌以肅天下皆已趨風舉夷夏而置胷中了如觀火
召來兩地亦既三年所挾愈大而合愈難求去者堅而
留者衆深觀其守道之如許不付之大事而其誰用之
小遲是以國人懷不滿之意試之既效然後明主有必
信之心右席久虛君子是荷宜有遠略用宏雋功治道
無他止在一正君之妙舉敵人易與終將九頓首於大

庭某自知其迂敢速於售抱賈誼積薪之疏空有狂言
哦少陵看鏡之詩真成半老獨特知己不虛此生北道
之秉洪鈞豈謂千齡之遇東閣之來衆彥未應一士之
遺

賀趙丞相

孫養晦

誕揚明綍寵拜元台國用真儒自無敵於天下朝更幾
相今始協于衆心巖陛尊嚴華夷闔懌某官智周事變
道貫精微硬語盤空獨唱出萬人之上貴名揭日橫飛

絕四海之間感會風雲披陳藥石上有恢復中原之志
公懷變調元化之才燭萬里之敵情謀無不勝參期月
之國論治已小成既簡在於帝心爰進專於國柄方將
修明法度考核人材新兵紀於驕惰自肆之餘鼓士氣
於委靡不振之日國今相司馬矣頓使羶裘之驚吾其
為東周乎會看版圖之復某叨持使節遠企台躔誦說
命之三書敢以為致君之賀續車攻之一雅又將誦却
敵之勲

賀鄭丞相

王臞軒

庭揚大號材用真儒親授編書而為帝師素孚人望不
出都門而登相位復振家聲樞軸尊嚴朝野闔懌言念
執事位簽書之日嘗效狂夫獻一得之愚謂今猶五府
之協謀有可諉者設或為一相之居內則何以哉得君
如此其專報國盡思所稱自顧瞽言之太訐曲蒙淵量
之優容及夫冰山見日以消融斗柄當天而炳煥猶以
淺末而料弘深之見正恐濡忍而無夬決之謀乃紆徐

容與以俟之其光明俊偉者多矣此而不賀厥又何需
向也望之以直而去朝廷汲黯以戇而離禁闕今起忠
良於散地聘者舊於遐陬向也元載以苞苴之富而肥
家林甫以溪壑之慾而典選今斥貪夫而弗齒洗舊染
以維新向也挾權貴以劾倫魁何止文昌之覓舉因駟
儉以營薦剡殆類鴻都之鬻官今痛懲已往之奸申飭
方來之禁如醫王之治廢疾半劑而甦如國手之拯危
枿一著即活恭惟某官道包萬類忠貫三精方其游太

學表率諸生之時已有坐廟堂進退百官之望甘盤舊
學何心霖雨之期南陽故人親際風雲之會由方寸恬
淡一介弗取故定力堅凝萬變莫搖有洗日之功而上
不疑有回天之論而世不駭大耐官職門庭賀客之寂
如貴極人臣山澤臞儒之自若凡端平大政之施設有
慶厯諸老之典刑朝絕壬人蠻夷率服邊無債帥淮蔡
底平時賢方動色以相誇不肖尚私憂而過計蓋善始
固可喜而謹終為尤艱元祐甫九年事體轉而為紹聖

嘉定未數載識者慮其如宣和伏惟深思君子小人消
長之機密察中國外夷興衰之會必隄防密則邪慝不
能害正必根本壯則精神自可折衝惟幾惟康其難其
謹緝績美意常如正觀初治之年恢拓舊疆斯濟建武
中天之業某猥以拙直最辱知憐身縻選調以固窮書
比衆人而獨後向來狷介不屑依偃月之堂老去頌歌
或可入齊天之石

賀湯右相

周平園

鵷序班庭聳聞大號鳳池宅揆首屬真儒萬邦新巖石
之瞻九廟壯覆孟之勢王民皞皞喜色欣欣竊以君莫
大於知人國尤難於置相惟高宗之得說若尹躬之暨
湯非天私我有商佑於一德夢帝賚予良弼正于四方
豈惟占卿士之從亦復契神祇之望自時厥後振古如
茲逮皇家開不拔之基將二百載凡公府錯非常之輔
餘八十人觀祖宗功德之隆知輔弼贊襄之盛方上聖
勵精於今日實羣公叶力之昌期適虛右拂之辨章有

待清朝之英傑眷注久矣延登在斯恭惟某官九德備躬千齡應運淵淳岳峙凜漢相之威儀玉式金相妙臯謨之述作粵濯纓而入仕即結綬以登畿常近城南尺五之天不離玉階方寸之地備密訪於北門之邃總神幾於西府之嚴言仁義於前第見欽王之孟子順謀猷於外誰知告后之君陳及聞顙面以正朝始信同心而合意昔漢既尊於康鼎至唐亦重於鄭覃皆以儒宗結夫帝眷進擢遂居於台路委蛇靡出於修門偉治世之

登庸掩前聞而增貴而況沙隄甫築玉燭遽調正炎威
稍兆於常暘俄膏澤有開於豐歲天瑞示汝霖之作宮
童訛德雨之呼方且致主華勛躋時仁壽如太公宜生
見而知者豈管仲晏子可復許哉與國咸休固億萬斯
年之允賴錫公純嘏何二十四考之足云某椎鈍亡堪
塗窮已甚次遠需於泮水貧屢貸於監河幸大鈞方播
於無垠肆小子或容於有造借之春色倘參桃李之濃
陰報以歲寒敢廢松筠之勁節

賀陳左相

楊誠齋

陞自揆路宅乃首台惟上相之顛面正朝虛焉已久非
天下之鉅人長德膺此者誰厥聲既覃所暨咸聳某官
喜怒不形於色安危自任於身如太山喬岳之靖深無
為而人自仰若和風慶雲之氣象不肅而物已孚登庸
有期經濟方懋觀其恢張萬化之意固非鹵莽一切之
圖民亦有言得無委付之未盡上既歷試是用尊信而
愈隆告于大廷陟以左席雖廟堂之維舊而風采之一

新魁柄不分豈復有牽而莫可同列既叶猶曰無助而何為正君在初拔士宜博民之貧者無富國將之勝者無敗軍朝廷治而四海從華夏強而百蠻服古未有改言之似迂置乾坤一擲之中世豈不為之快然帝王萬全之舉公必有處於斯某頃以狂言最蒙殊遇乃至延譽於西府相與薦進於嚴宸事有作難退而靖埃今兩賢合處而並相此其時哉當大鈞所播而不春信乎命矣

賀留右相

王格齋

大廷渙號亞輔疏榮士勩相我國家豈輕其選王真諸
其左右今得其人綸言一頒國勢益壯某官道隆而德
備才鉅而能全解牛十九年而殊不更刀溜雨四十圍
而曾無改節不為俗學再還慶厯嘉祐之風自結主知
早侍上清虛皇之側舍人樣光生於鷓鷯尚書履徑上
於星辰入殫論思獻納之忠出課慈惠循良之最隨其
所到休有可書朱簾捲雨畫棟飛雲盡領洪都之勝連

峯去天枯松倚壁不辭蜀道之難召諸天梯石棧之間
參乃鈞府樞庭之貳載調元化益峻岩瞻盖方其左朱
轡之時已繫蒼生之望迨此右臯陶之選皆歎白麻之
遲風雷之號一傳天人之心交喜不動聲色固已見歲
時無易百穀用成益究設施要當使鍾簾不移廟貌如
故某寸長何有一障是乘嘉與闔境之人同囿洪鈞之
化使民安田里其孰非吾君吾相之恩雖政拙催科殆
必免大譴大訶之域

賀李丞相

汪龍溪

躬被策書進居丞弼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
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國須賢立天為時生恭惟某官
厚德鎮浮英材經遠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胸中明
古今治亂之淵源不專紙上爰自踐敷之始每勤獻納
之忠老成尚有於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昨屬殊鄰之
擾上貽當宁之憂夕烽既徹於甘泉清蹕將遊於汾水
唯公夙夜與國存亡挺身六品之卑抗議九重之遽留

家誓死鏡血書詞銷大變於胚胎轉危機於呼吸泊干
戈之息戰援桴鼓以登陴義動三軍人皆奮死氣吞異
國敵輒請盟身雖九隕而一生國則崇朝而再造既名
高而衆媚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寃亟舉幡而集闕下
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荐經艱危益見奇偉方主
上清明於今日實邦家希濶之昌期欲衆賢同建於事
功非雅望孰為於師表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
濟之足言某久托在閒欣聞盛事雖無緣於旅進旅退

陪賓客之後塵豈不能大書特書續山林之野史

賀錢右相

黃雲溪

妙簡前旒升躋上袞得君行政已更萬化之原顯面正
朝兼總五兵之本裔夷欣抃宗祏尊安恭惟某官明允
篤誠直方剛大自任以重鎮如負海之六鼇獨立不移
屹若擎天之一柱頃東府同寅之日適北邊兆釁之秋
人無異辭咸曰擊之為便公獨長慮誦言明其不然使
忠誠果信於一時則嘉靖豈待於茲歲再還丞弼獨運

神謨拔去元凶曾靡動於聲色收召故老與共起於事
功然後立國本以安人心修戎好以息兵禍伊小試之
既效則大用其可知果擢元台用昭偉績仍兼榮於
帷幄益增重於廟堂載觀出綸之辰彌空其雪迨質扶
杖之老歡聲如雷則知天人之默符其必國家之浸盛
不惟虛左以有待正恐無官之可酬某得諸所聞喜而
欲舞未容斂板即趨光範之門第切懷鉛願繼徂徠之

頌

賀鄭丞相

真西山

御紫宸朝登黃閣老人主師宜為宰相用尊傳道之功
政事本實在中書允賴佐王之學四門肅穆八表靖夷
蓋聞國之將興皆好臣其受教時則有伊尹成湯所以
格皇天吾不如子房高祖所以成帝業惟今爰立眡昔
匹休恭惟某官河岳英姿泗沂正派方事初九潛龍之
始已兆半千遇合之期六鼇負圓嶠之山屹驚濤而不
動五龍夾虞淵之日升層漢以大明偉運量宇宙之材

參謀謨廊廟之寄密勿盡言而幾弗露從容應變而道
不窮當雷霆久蟄之餘有天地重開之象坐黼扆而親
聽斷如古哲王用金甌而覆姓名維予舊學夜刻博山
之印朝宣文德之麻信宿未逾規模立變進賢去佞儼
如慶曆之頌詩剔蠹濯污快哉元祐之條貫和氣回而
天為飛雪貪風息而人樂飲水閭閻知蘇醒之期朝野
起昇平之望致君於堯舜之上鄭公固所優為行政若
管晏之卑孟子豈其或比盡抒碩畫不慰岩瞻某濫竊

州符久陶化治方登崇於百揆首超擢於十連但訴公道之伸敢矜私已之遇雖莫陪東閣竒士少裨康濟之謀當敬率南方諸侯恪奉作新之詔

賀游丞相

劉後村

播告辨朝廷登真宰人主之職論相上方注倚於儒宗大人為能格君公素講明於心學明良胥會今昔罕逢歷觀莘渭王佐以來因歎漢唐相業之陋弘談經而阿世崇挾術以揀時彼哉雜霸之淺圖無上自售責以敬

王之大節非乃所知是必道術得聖經賢傳之精微謀
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素負海內蒼黔之望始膺陛下
夢卜之求恭惟某官鍾間氣於岷峨沂大原於闕洛窮
理盡性至命有作聖之功夫責難陳善閉邪積回天之
力量每獨立當雷霆之怒亦苦口進藥石之言其告於
旃厦也先大本大經其著於廊廟也皆仁心仁聞久矣
有登庸之意決於辭宥密之時裕陵敬光謂它人雖推
弗去仁祖用弼以近習莫知其名揚于廷而宣麻立乎

朝者舉笏蓋先諸老而予環者上之眷後羣公而當軸者公之謙茲天命人心去留之本源亦君德世道轉移之機括本氣實則容青去初著誤則末勢分艱哉列聖之經營重矣一身之負荷在典午末復存賴王謝之兩賢洎建炎初再造亦趙張之二老以今準昔異世同符固將享武公之年何止書汾陽之考某頃田間之負耒期閣下之秉釣不圖殘年真有今日非謂托身於元化庶幾拭目於太平章句才衰無復徂徠之歌頌旨甘情

切但思陽翟之逃歸

賀鄭丞相

魏鶴山

出命九重登庸二府崇甘盤之舊學著調鼎之新功方
茲地節親政之年赫然天章責治之意不平所感端命
維休竊觀易道之微無如時義之大玩理於會通之分
沈幾於變化之神方處時之未然寧藏器以有待故乾
在下則潛龍勿用屯其膏則乘馬班如或需于沙或需
于泥或賁其須或賁其趾或且安於坎坎或退守於謙

謙脫事會之方來豈幾微之可失故坤之三以時而發
復之四惟道是從解既得中著有徃夙吉之戒益雖居
下實利用大作之時井而汔至有羸瓶之凶豫而勿疑
為盍簪之得嘗原天地之運化以驗古今之屈伸何示
人之昭昭而聽我之藐藐蓋狃於前失者闇大體而安
於小成者乏遠圖敢因師友之舊聞仰贊朝廷之先務
竊惟仁哲親政之始實踵章宣稱制之餘皆靜觀者十
年而奮發於一日然而或以更張為一代之興辟或以

踵誤生百年之厲階乃知聽斷之初實係安危之判矧
一二日萬幾之還至乃四十年大柄之倒持士習於放
利皇恤其他俗怙於積威不知有上典章浸泯廉恥蔑
聞不及今解絃而速更將自後噬臍而無及擬劾涓塵
之報敢修固陋之辭且三省有造令出令之殊自王蔡
擅朝以後重在都司而三省之屬不能制其可否二府
有同班合班之異自秦韓專國以來惡人異已而二府
之事未嘗更相是非尚書特奉命之司胡為有先勾之

筆都堂為聚議之所何者開略入之端臺諫耳目之官
但見書名於紙尾給舍喉舌之寄未聞駁正於詞頭於
是有韓盧俱斃之嘲有時被伍伯之謗又其甚者請終
言之翰苑受命于禁中掖垣代言于閣下今或先數旬
而呈藁斷无揚大年因三讓而求歸或後累月而草詞
亦非劉原父以九制而被遇凡曰論思之彥例蒙獻納
之譏目善類為好名指直言為歸過於禁廷宣召經
幄留身二史直前百官輪對帥守監司之陞奏臣庶

士之匭封例曰具文習成結舌火既燃而強寢疾已劇
而忌醫彼躬處休莫肯念亂河北列二十四郡獨無忠
臣雲南喪數十萬師反以捷告奚暇為事君安社稷之
慮大抵皆全軀保妻子之臣幸積疇之劃勳值大明之
臨照剝之无咎一陽久處於五陰之間剛長乃窮一陰
宜決於五陽之末於皇盛舉久屬通儒恭惟某官精誠
足以慮微訐謨足以經遠有嘉謀而告于內尚周臣良
顯之風持衆美以效之君得唐相彌縫之用雖光塵之

外合而冰蘖之獨持自建學於中興既閱年之九十豈
無大科異等由此而致通顯亦有文人才士隨世以就
功名然而章章乎正大之名卓卓乎庶隅之行揆之親
見夙若前聞是膺一德之求絕出羣臣之右當軸處中
曾幾何日拔奸扶善已若而人子儀徹樂黎幹滅駟莫
匪精忠之觀感承宗削地韓弘討賊咸欽處分之得宜
某尚陳狂瞽之言仰贊盛明之政公卿幸得遭遇不勝
王陽長策之憂經制有所持循切陳賈傅太息之請以

是知我罪我惟公進之退之

賀鄭丞相

劉後村

制麻播告揆席登崇太傅曰三公特寵初潛之舊人主
論一相盡收旁落之權政出廟堂慶流宗祏嘗慨君臣
之際莫難心德之同或親事法宮莫望其末光或低視
殿雷不荅於一語風雲之會不契岩石之瞻浸輕所以
季然問仲由冉求謂具臣矣必若孟子論伊尹管仲先
受學焉恭惟某官手挾龍飛力扶鰲斷初元一變粹然

用涑水之規模歲晚重來見者異潞公之年貌上欲托國者屢矣公輒乞身而避之徜徉孤山夢寐一壑屬甘泉之烽踵至而延英之議背馳臨朝不怡當饋太息德望隆重能折遼夏之驕心事和平孰云洛蜀之黨艱矣政事堂之任屹然靈光殿之存謝傅未起之謂何甘盤欲遜而不可必有以易置壞局幹回危機扶天下之紀綱文章繫中國之衣冠禮樂問朝問左右咸無異言惟天惟祖宗克享一德方將開紫蓋之運然後從赤松之

遊某進觸悔尤退安義命每佩臨別承君之訓不通平
生元城之書然猶聽避新麾超加美職託孤危於大化
勉忠孝於暮年昔誦狼跋之詩常思歸於公旦今被羊
裘而釣安敢累於君房

賀董丞相

劉後村

播告辨朝登崇真宰敬王惟我非道不陳于前夢帝賚
予爰立而致諸右福流宗祏喜溢堪輿嘗合炎紹諸老
而觀莫如趙張二公之懿良由沿闕洛而遡洙泗續先

儒絕學之傳故能膺戎狄而懲荆舒開有宋中天之業
萬古有光於史冊百年復見於矩堂恭惟某官蘊兩朝
開濟之心兼四代禮樂之事曾出於江都相素漸三策之
敷陳生後於武夷翁實受四書之付托所謂識其大者詎
肯斲而小之臨邊號文武威風之臣在廷為魁畧骨體
之老與二豸俱去竈婢亦驚及一馬重來都人太息遂
升廊廟歷秉鈞樞敵無佛狸飲江之謀國有猛虎在山
之勢屬者改調膠柱密覆金甌孰克享天心孰能熙帝

載孰尊王賤霸發明春秋一統之言孰脩身齊家踐履
大學九經之序或朶頤以舐丹鼎上注意而出白麻垂
紳之流舉笏以賀必開泰道以聚人才之渙散必建皇
極以平國論之黨偏必正朝廷以及百官必合官府而
為一體昔思軻生末造不為時君所知房魏開太平莫
奉明主之問仰惟今天子之聖輔以大宗師之賢如公
遭逢亘古稀濶某五窮不去百毀所歸上書而雪孝章
昔有北海納官而贖李白今無汾陽聞英袞之顙朝與

老農而擊壤乞黥刑以成後史事有不然刻金石而頌
中興老猶堪勉所為欣抃莫罄揄揚

賀丞相起復

洪平齋

恭審孚號揚庭移忠體國奮庸而熙帝載獨嚴鼎鉉之
司不戰而屈人兵更妙斗樞之運兩宮倚重萬宇均懽
竊以同天下之憂者不當先一己之憂達聖人之節者
烏可徇匹夫之節故論相尤難於應變而顯親莫大於
揚名高廟之圖任舊人雖奪情而不憚阜陵之簡求元

輔亦變禮之是行闕兩朝胥會之期垂百世無窮之譽
越在今日有光前人恭惟某官節勁而氣和材全而德
備是父之有是子不特大韋平之世家吾相之與吾君
可謂得伊呂之王佐任重九鰲之負地功高一柱之擎
天盡掃妖氛力扶元氣退小人而進君子迄成去四凶
之功弱私室而強公家盖有墮三都之意俾外蕃之奪
氣知中國之有人用能成召陵之盟于以息甘泉之警
九廟壯覆盂之勢萬方聳岩石之瞻股肱良哉納君德

於無過之地羽翼成矣貽孫謀於有道之長方注意於
鹽梅遽傳悲於風木孝思雖切睿簡尤深當饋而嘆無
蕭曹天子久為之虛佇奉書而召致園綺儲君日望其
遄歸三命俯於謙謙終吉之餘四輩趣於遲遲吾行之
頃欲強謝公之起更圖申伯之居爰入覲於天光庸進
專於魁柄嘉謀讜論周旋父子一堂之間文德武功維
持帝王萬世之業腹心惟舊體貌加新通圖康濟之勳
丕展經綸之學調玉燭之四氣已觀大旱之作霖陳泰

階之六符便驗上台之齊色某影沉非地夢斷鈞天委
心下吏之塵埃傾耳上公之典策知太平之可冀識吾
道之將行厚德元勳復覩淳熙之相業濃墨大字願賡
慶歷之歌詩忻頌惟深仰摩罔究

賀史丞相起復

林克齋

渙發制綸寵還宰枋改絃而圖善治夙資輔弼之良虛
席以俟來歸益副倚毘之助天人闔懌朝野尊依竊謂
有萬之幾職先論相在三之義孝可移忠故大臣以體

國為心自前代有奪情之典載稽往哲莫著本朝若開國之元勳與中興之名輔屬當多故適阻私艱類皆遭變以從權遂克建功而造業自更新於萬化實倚重於一賢雖云底效於小康固有欲為而未究惟武丁得傅說命朝夕啓乃心使太祖無元齡如左右失其手宜膺圖任盡越拘攣恭惟某官天稟精忠家傳粹學遭時遇主周旋筆橐之聯徇國忘軀揚厲旂常之績振皇綱於弛墮奠神器於阡危內則翼元良以正萬邦外則續懼

盟而成五利肆由兩地亟踐中台方寄任於濟川俄茹
情於陟屺深切凝旒之眷式遄賜第之歸備咨訪於燕
閒意猶未廣正儀刑於袞職民具爾瞻使名均總於鴻
樞師表推高於鶴禁事崇業鉅任重責專方將乘盛際
於風雲勵有為之日月抑羣枉而開衆正建大政以興
太平兼曾閔之所無顯名永世揜韋平之未至繼踵維
垣某迹雖逖於崇墉心焉依於大造劃聆大號倍激私
衷播物無私倘備賦形之數奉羹有感更希錫類之仁

賀史丞相起復

李梅亭

起躋上衮併領元樞家事雖勤詎可辭於王事國容既肅爰兼整於軍容宗社奠安華夷震服竊以人臣名世之盛者固宜獨佩於安危天子舉國而聽焉豈容或去於左右如房元齡奪服於貞觀之際若趙韓王復位於建隆之間時則宇縣迄平邦家底定非有干戈搶攘之事與夫疆場騷動之虞正惟朝廷恃以稽疑社稷因之倚重所謂同德惟一伊尹乃格于天豈無它人雖百曹

參何補於漢故一時必圖舊而共政而二公亦移孝以
為忠況若主威雖振而體統未明國蠹既除而姦宄未
戢天變洊臻而未弭民力久困而未甦此豈具臣可以
克相自非才若擎天之八柱力如負海之六鼇精誠一
心勵翼庶務則何以結異眷於黃屋奪至情於素冠廷
有贊書國無異論恭惟某官德崇而業鉅學博而用周
功烈在人豈管晏之可許規模所至及周召而乃留早
繇禁塗獨贊密議祛邪崇俊決大疑於立談之間偃武

修文興長利於旋踵之頃國本安固人心牧寧弼諧未
幾經濟方懋甫正台衡之位俄纏風木之悲中宸深懷
竣訖襄於大事左貂荐遣爰趣復於宰司厥今為政之
當先大率如前之所述雖無伯禽金革之事當資傳說
舟楫之才至若邊備弛於通和邦財空於橫費名為更
化而士夫趨向之莫一實欲卹民而州縣奉行之不虔
此其次焉又有大者必也羣工百執守法度而不變外
戚近習保富貴而有終城社無所容其姦廟堂當得行

其政孰出身而辦此顧舍公其誰哉此四海所以具瞻
正九重所以虛竚任天下之重幸瞻赤烏之來為帝者
之師佇復青氈之舊要使一門勲業之盛有光千載簡
冊之傳某夙出洪鈞欽聆渙號睽疇昔已蒙於百諾諒
伊匪定沐於一陶歌杜陵之詩願永依於廣廈為魏公
之客豈復出於它門

賀史丞相從吉加官

林執善

徙月復常自天渙渥黃麻宣制增品秩於鼎司赤烏造

朝新威儀於宰路華夷傳誦廉陛尊崇切謂大臣佩安
危於一身孝移忠而兩盡盛旦會明良於千載家與國
以均休方素冠迄制於禮經宜丹宸加榮於命數某官
孤忠貫日一德格天明允篤誠世濟舒豷之美謀謨果
斷才兼房杜之長剪羣姦於原燎之餘定衆志於波頽
之末還福威於皇極乾清坤夷正基本於元良星暉海
潤光于前列酬以何官亟宅揆以奮熙邁奪情於艱疚
入則左饋右粥端思廬堊之中出則播笏垂紳紆畫廟

堂之上來雋髦而濟濟銷奸宄於冥冥漢塞析沉周京
枕奠丕慰蒸黎之衆迄成清靜之規駒過隙以如馳甫
更吉制魚有水而相得庸侈微恩登進穹階申陪腴賦
隆師模於副貳崇事柄於鈞樞固嘗先天下之憂而憂
豈以窮人爵之貴為貴一二日之幾毋曠共成兢業之
功八百年之歷過期永賁休明之運某劃聆成渙倍激
懼悰才俊滿前第遡風於東閣陽春無外會報暖於北
枝

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二

參政類

賀劉樞密兼參政

鄭雪巖

伏審三朝播告元老登庸泰之初九拔茅彙征亨嘉之
會蹇之六二匪躬盡節安強所基兩地增崇普天胥慶
斗樞司帝旁之運台躔主天下之平龜筮卿士是謂大
同作內吉作外吉左右國人皆曰可用在朝和在野和

任黃髮斯無愆副蒼生所共仰恭惟某官風稜素望骨鯁赤忠包括諸儒家之文粹然一出於正周旋三諫官之位卓乎莫擬其倫哉者培之善有所資傾者覆之惡無所避中庸至德鮮能久矣聖賢絕學庶有繼乎昔孟子去齊豈無為王留者今周公歸洛自今立政共之況正元朝士之無多宜慶厯相臣之有取是闕國體可驗天心乃賡載歌其應如響丙魏同心輔政夫復何憂殷周中興得人於斯為盛某繆分邊障喜聽郵傳久望東

家夫子之門惟有南豐辦香之敬已相司馬敢廢當路
知己之書願效王褒以續聖主得賢之頌其為欣忭罔
既編摩

賀衛參政除端明

洪平齋

通班遼殿詔祿殊庭兩地穹崇聳龍頭之宿望九天清
閔開麟趾之隆名號渙路朝驩臚函夏恭惟某官氣夷
履粹行峻識周濟天下而起八代之衰莫窮韓子之學
正人心以承三聖之作不下孟氏之功頃妖祲之方張

肆頽波而俱靡腰多服艾手獨搴蘭便面障西風之塵
若將浼已掉頭隨東海之霧似欲終身此志雖造物之
為徒吾道實蒼生之司命為時強起與國同憂墮三都
而卻萊人屏四凶以禦魑魅山嶽可以搖動天日為之
開明益契淵衷晉參機秉輯和戎之福太山鞏國勢之
四維定翼子之謀少海衍仙源之重潤力扶皇極期建
太平然張琴瑟於不調之餘而投藥石於既憊之後所
傷多矣欲變難哉矧如一秦之復生縱使九舜而莫治

寧為落落烏肯容容尊鱸送逸興於三高花木引清風
於獨樂心清如水名重如山回觀垂手帖耳以相從乃
至血指汗顏之不暇見幾我早得計疇多天道有時而
好還國是既久而自定特異清朝之禮盡還舊弼之恩
儒生萬數之有榮獨備玉宸之問作者七人之相對少
留珍館之閑公於材用以何求人謂袞歸之有漸昔焉
洗日今則望霖傳詔令於藻珠聳聞學士之拜待漏聲
於丹鳳共羨相君之來某夙出鈞陶久旱泉布赤烏几

几東山嗟姬旦之居綠竹猗猗淇澳望武公之入揚庭
有喜賀厦尤深

賀陳樞密兼參政

鄭雪巖

恭審元龜登任治象作新仁人用國日明增重五嶽之
本儒者在朝增美弼成萬化之基斷自淵衷歡傳天下
恭惟某官誠明之學文武之資一片盛心對越天地而
無愧平生大節突兀山嶽而不移笑傲林泉斂藏雲雨
希乎賢聖者問學工夫無止法志於道義者事業富貴

不足言天將啓中興之機公難堅勇退之願觀者環堵
人喜君實重來責以推車上倚希文獨至未踰旬浹悉
有鈞樞召我而豈徒哉今時則易然也以堯舜君民而
自任其在茲乎使周程體用之大明斷可識矣某受知
惟舊竊庇方新趨未央殿而奉觴忻聞渙號慶天章閣
之給相幸見太平望袞非遙被牋斯恪

賀李參政

洪平齋

伏以瞻泰階之六符獨重鈞衡之望遡井絡之萬里近

依衮繡之光方攬轡以問津爰拜塵而起敬恭惟某官
道明如日名震若霆濬濂溪之源直至孔顏師友之際
嗣巽巖之學何止遷固父子之間天付之以江漢之靈
世仰之如蒿華之鎮蚤發西崑之軔徑參東府之機妙
調膈於國論之變遷陰轉移於君心之趨向屏四凶而
不用招十獻以方來時人未免貪天之功君子遂有避
地之志嗟哉狼跋行矣鴻冥善類既失其指南讒夫可
投之有北雲無心而出岫固知富貴之為輕水有時而

回淵惟聽是非之自定坐安赤烏盡復青氈繫否泰之
相乘實乾坤之所相獨樂園之自逸難淹君實之留天
章閣之一開卽俟鄭公之用某短於汲綆拙甚筭鞭羊
腸世路之自憐蟲臂生涯之誰托跂宮牆之數仞喜厦
屋之萬間掃舍人之門辱肯容於歸倚入翹材之館願
終荷於生成

賀李參政

方秋崖

誕揚制冊參秉政機當聖賢馳騫之時聿思元老覲道

德安強之效迄底丕平簡在帝心於皇廟論恭惟某官
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姚崇應變而宗璟守文
兼負經綸之蘊元齡善謀而如晦能斷克成綜核之功
自績武於樞庭茂結知於宸極明良千載仁義一言伊
欲天下皆堯舜之民政以胷中有孔周之學會羽檄適
憂於丙枕宜鋒車趣駕於庚牌王曰歸哉舊弼為中朝
之望天其或者太平當今日之期造觀介圭入陪台衮
共俟巨川之濟式隆巖石之瞻泰階同符間兩社以為

公輔神器增重有一德以享天心傾聽白麻登延黃閣
某親逢盛事思見熙辰甲兵之問不至廟堂蓋邊臣之
至願忠信之言可行蠻貊惟公相之所為嘉與涵生悉
歸陶冶

賀章參政

陳質牕

渙發冊書晉陪國論基命於夙夜宥密之地久資制勝
之籌明政於國家閒暇之時今倚同寅之助精神胥契
體貌益隆竊以陳泰階之六符名獨崇於槐府拱北極

者四輔實參扈於楓宸惟道全德備足以衡石萬幾惟
實大聲宏足以笙鏞羣動人方拱手天亦開顏篤生
魁壘之英丕輔昇平之治恭惟某官爽邦哲匠間世真
儒挺繁霜大雪之嚴襟懷浩蕩挹霽月光風之勝氣節
崢嶸垂視冰山屹存砥柱卒以安劉之畧助成誅霍之
謀化瑟既更憲綱獨秉旋預黃屋股肱之托進陪紫樞
心腹之謀案邊瑣以科條孜孜於護風寒之處討軍實
而申倣汲汲於未陰雨之時坐成道德之安強端出規

模之宏遠肆疇庸於黼辰亟參秉於鈞衡稽武王之四
人官不必備視漢庭之諸老多奚以為便當架明堂之
柱以峙不拔之基詎容卷大厦之材而鬱未施之澤時
幾天與事業雲興坐恢三五六經載籍之傳遠邁二十
四考中書之懿某嘗於比日獲拜下風甫安縛竹之居
忽聆拜麻之命摩娑朽鈍附麗休明天實助其飛騰人
盡為之鼓舞鼠肝雖薄亦追隨塊土之中鷓尾方崇但
悵望雲霄之上

賀周參政

楊誠齋

敷錫明綸丕釐大政會雲龍於千載王素識其精忠排
虎豹於九關人始知其定力和氣布濩浮雲豁清竊以
聖賢之遇合相須為最難而功名之進為欲速則不達
陸贄論諫之久晚乃被於延登元稹私交之多終不逃
於罷免與其別驅橫鶩以售媚竈之策孰若孤立一意
以俟當陽之知進也無朋居之不忤恭惟某官盛名播
於九牧孤忠耿於一天玉札丹砂之良可用而續千載

之脈天球河圖之瑞不言而為萬乘之珍兩去國而其
節為最高三入朝而其進無所挾以止水清明之鑑而
銓叙羣品以補天造化之筆而裁成帝墳勇退益堅眷
留愈篤道大故萬鍾不以嬰其志天定故羣邪無所肆
其讒泰山巖巖自足幘幘於萬宇中台兩兩又將膠轕
於三辰維今太平之基在我自治之策建道德之輔則
元氣實收謬諤之助則衆覲消考覈軍實以察其名存
實亡之欺寬阜民力以救夫上溢下漏之失凡經緯之

密勿皆次第而推行鑒謨烈於祖宗坐躋慶厯嘉祐之
治書勲名於竹帛將播嵩高韓奕之詩某喜中興之有
期知真儒之無敵乾坤既正覺山川宇宙之頓新霖雨
來蘇想草木昆蟲之咸喜輒冒攄於狂瞽思有補於高
明願寬不韙之誅少借曲成之造

賀李參政

危巽齋

伏審顯膺詔綽分綽政機方甲兵之問至廟堂孰為經
濟而股肱之寄在忠力式副登庸勢重朝廷驩均海宇

惟天朝之立武必台輔之有人寇公用而北使興誰是
之言司馬相而遼人有生事之戒盖大阿出匣物莫敢
干而猛虎在山藿為不採精神聚會風采聳聞故王朝
方選於金甌諒敵國已失其七筋自非偉望曷稱疇咨
恭惟某官學富天人量兼海岳英標照世冰壺玉衡懸
清秋碩德居朝天球河圖在東序屬時多故應變無窮
人皆言見夷吾夫復何憂帝亦謂倚裴度足以破賊乃
宅百揆底定四方濟時之相豈易得哉中興之功可立

俟矣惟公懋德為國遠謀上安千齡宗社之基下固四海生靈之命況雲騰萬竈方日費於千金而天設長江護風寒者數處儲峙正急守備尚單何所取財何所取兵早定瀘洲之策何時當誅何時當決亟摧羌部之鋒願推枕戈待旦之心以揀厝火積薪之勢黃閭密籌於遠略黑頭盡了於俊功使濃墨大字作為歌詩勒石崖而不朽更金匱石室藏之盟誓等秦礪以長存某側聞秉鈞不知折屐昔望林中而止渴已慰塵心今逢天上

之和羹必均鴻施敬共俟命懇款書辭

賀汪參政

周平園

竣事行營奮庸舊弼徐方不回而歸休父酬暮年節制之功袞職有闕而補拱侯贊萬世保衡之業宸心所屬民譽則同恭惟某官惠和忠肅而極之以誠敏達清明而篤之以學望其風采凜名世之巨材發以詞章驚前人之逸駕惟是規恢之大固宜進用之難天方祐於我家帝親知其國士拔之冊府付以憲臺凡上前獻替之

嘉謀皆天下安危之至計適文王有獫狁之難正切焦勞顧李愬帥鄧隨之兵尚虛統督一言辰告千里暑行雖逆順不同敵有當亡之理然強羸相絕我無必勝之資況驅荆襄不教之民中控吳蜀相望之勢衆方烏合敵則鴟張甲戰而乙乃還北攻而東已急指麾諸將激勸羣雄赤幟二千亟回於韓信精兵三萬幾獲於左賢敵兵由是以大奔故地乘時而漸復人惟求舊既望實之久孚賞不踰時亦勲庸之當報茲惟古誼抑有成撫

盜滅甘陵彥博入登於宰席使來西夏仲淹歸贊於樞
庭不圖仁祖之前聞乃至紹興而復見某辱知甚厚在
治有初上馬從軍揣已昔慚於不武懷鉛抱槧期公力
致於昇平

賀鄭僉書除參政兼太子賓客 李梅亭

顯用正人進參大政試之宥密已折衝樽俎之間倚以
弼諧必銷患廟堂之上賢得路四海傾心恭惟某官
清任以和直方而大揚休山立粹為廊廟之珍地負海

涵凜有社稷之器來從百里甫閱七年徧儀清切之司
彌積均弘之望果由樞筦遂替政機作天子之股肱兼
儲皇之羽翼惟公懋德相我受民式新鼎鼐之調益永
旂常之載某屬拘郡組莫旅賓綦千萬間之歡顏既深
賀厦三十幅之共轂尤慶得與

賀喬樞密除參政兼知院

楊誠齋

晉用真儒升參大政運籌決勝久注意於安危當軸處
中仍兼資於文武用人如此通國驩然恭惟某官廣淵

而篤誠高明而博厚好學本孔顏之學用心乃禹稷之
心非仁義不陳於前雨露夙深於獻納有謀猷則順于
外風霆不顯其流形翊贊斗樞燮和天緯折衝尊俎鯨
鯢服京觀之刑申畫郊圻鱗介慕衣裳之會然南北兩
朝不能一統由東西二府分作兩塗今內治外治交急
之時乃政柄兵柄合謀之日宜崇夙夜宥密之任并策
旦夕丞弼之功蘇民力之中乾回夷情之內巽建久安
之勢而成長治之業杜羣枉之塗而開衆正之門歲大

早而作霖啓沃良資於傳說天未陰而徹土綢繆允賴
於周公邦其永孚于休公有無窮之聞某雲邊輓粟雪
裏聞麻回思太學之十年嘗侍司成之丈席今三賢方
施政於天下必無不獲之夫縱四牡非有功之使臣願
鑒懷歸之悃

賀陳參政

方秋崖

正位東府本兵西樞方吾君奮大有為之資明明獨斷
咨我公以不世出之畧翼翼同心有偉綸函陟茲衡弼

恭惟某官剛大而養以直高明而克以柔決千里於帷
幄之間凜乎人傑玩百蠻於掌股之上張我天聲用簡
在於帝心肆參持於國材具瞻采聳注意斯皇某恪守
宗藩莫趨材館文事有武備適觀儒者之功聖主得賢
臣切聽輿人之頌

賀錢參政除資學赴經筵

危巽齋

伏審絲綸趣召衮繡遄歸任四海之安危正有資於忠
力辭上天之富貴乃密贊於謀謨夷夏聳聞社稷增重

恭惟某官溫恭天稟忠孝家傳正色立朝天球河圖在
東序英標照世冰壺玉衡垂清秋遂贊樞機晉參鈞軸
屬在議論紛紜之際正資老成持重之言方萬牛挽而
首不回孰明其智及六鼇去而山為動始識其忠姑暫
鎮於北門已速歸於東海公乃可以閒居之適上亦高
其鶴髮之年留用其謀不煩以政陞班月殿極平生儒
者之榮勸講金華如古昔師臣之重用裨大計以濟中
興令五日一至朝堂實外倚潞公之任重欲大遼毋開

邊隙恐再勞司馬之居中某自聽賜環不知折屐上既
為於國賀下亦慶於已知昔處粉榆嘗叨預君侯之勸
駕繼司芹藻亦嘗因舍人而掃門應憐久冷之姓名必
有噓枯之造化腹心敬布頂踵知歸廣廈萬間已復湖
上龜魚之蔭丹砂九轉早成鼎邊雞犬之仙

賀俞樞密兼參政

李梅亭

鼎升兵本晉預政機立武有常將見五原之款塞用儒
無敵更觀三后之叶心膺一時稠疊之榮契千載明良

之會恭惟某官材宜王佐智可帝師自其不辭小官之時已負將降大任之器夙夜宥密甫參帷幄之籌乾坤清夷益結冕旒之眷既兼資於文武盍並注於安危爰命宗工式兼亞相上帝將復高祖德坐令趙璧之還皇天既付中國民豈但齊疆之復惟股肱之寄在忠力則道德之威成安強邦其永孚于休公有無窮之聞某夙蒙揄拂竟自沈寘直柄當權恐不吝曲成之陶冶近畿入幕固未為遠去於門牆

賀王參政

王格齋

光膺宸渥參秉政機黃屋勸勤豈皇暇世間之庶務紕
芝錫命乃登庸天下之正人豈非燕翼子之謀莫先求
哲人之舉臣有十亂武惟用此而有餘才如八元堯自
相之而何害倘用儒之已盡如釋負以無憂允惟我公
能任是責恭惟某官才全而能鉅志大而氣剛酌柱獻
棟梁之規人為之懼披腹呈琅玕之蘊天亮其忠粵從
甘泉持橐之時已有傅岩調鼎之望暫勞分閫旋促賜

環方班聽履上星辰之聯遽參濟川用舟楫之地進則
云驟用猶恨遲然而受隆委於兩朝下丞相之一等雖
羣賢並命期共賡股肱庶事之歌然輿論所宗乃獨任
春秋賢者之責元氣曷壯陰沴孰消樽俎笑談何以折
遐衝於千里之遠日月獻納必將舉明主於三代之隆
在此位而不為於他人而何望尚惟自任以佐丕平某
雅嘗辱知而不敢私賀所願獲見勲烈有如青史之所
書則雖墮在江湖至於黃馘以何憾

賀龔參政

楊誠齋

疇咨正人參秉大政雖天佑于有宋將開平治之期惟
后非乎我公不在弼諧之選罔曰一賢之寡已底萬邦
之孚恭惟某官表粹而裏之剛人今而道之古所立卓
爾皆詩書未作之傳舉而措之非秦漢已還之業頃在
諫省人謂冰霜及臨帥藩民稱父母觀者異視吾惟一
初然抗疏宸居排羣小於不用之處而救荒江介活百
城於既死之中雖云緒餘獨不雋偉人望欲逃而莫可

上心既用而乃驩將階兩地之嚴遂冠三能之極抑天下無難療之病惟藥者有宜先之方儻苦口之貯儲則元氣之充實此執事平生之所挾豈今日得時而不為某舊供走趨雅辱知遇歸歟空谷方鋤三徑之荒仰止慶霄忽覺五雲之遠

賀陳僉書除參政兼同知

李梅亭

升參大政復翊洪樞仲子之辭三公夫固輕千鍾之祿曲逆之出六計終當遂萬物之仁一賢得與多士舉坊

恭惟某官直方而大智勇且仁早取麟角之科夙負鰲頭之望讀孔章之檄嚴嚴經國之文卧元龍之樓耿耿濟時之畧四國茂蕃宣之績六條高澄按之功登山有得於徐行乘舟惟恐其偏重禁中頗牧鼓舞號令之風雷羶上唐虞緝熙光明之日月迄由翰苑進陟機庭尊俎折衝京觀正鯨鯢之戮郊圻申畫介胄無蟻蝨之生立武事以有常顯真儒之無敵今南北分庭和戰未一則東西二府謀議必同爰藉前疑後丞之功入攄經

文緯武之智邇人安遠人至憂民正急於憂邊大臣法
小臣廉正已不難於正物相尊等耳時來為之無謂於
我如浮雲當念迨天之未雨不遐有佐無競維人某學
既拙疎法當憔悴十暑自安於絺葛一寒誰與之緜袍昔
周旋元方之間亦欲學屠龍之技今疲敝益州之役良
難見流馬之功忻聞黃麻之六經合入繡衣之九罭燕
雀賀厦捲簾必念其差池蟋蟀鳴秋瑾戶願徐於穹室

賀留參政

孫養晦

晉參大政兼貳洪樞會精神於一堂帝嘉道合總文武之二柄人歎才難綽命既新巖瞻增峻某官自任以重力行近仁開濟經綸主於中者素定運量酬酢應於外而不窮顯印聽履之班整暇籌邊之畧視遠民如畿甸惟恐或傷惜國用如家資靡容輕費儉朴創驚於侈俗聲華追繼於前修肆嘉叱馭之勲召典本兵之柄所挾者大人莫窺其端倪所守甚堅上自知其誠確遂登四輔入贊萬幾今天下之積弊相仍由君子之任責者鮮

志在憂國或首鼠之多違心乎愛君於逆鱗而乃憚事
論其是非而先以謗議為畏人論其賢否而乃拘親故
之嫌富貴在天名節在己律身不可以自赦惟天有時而相
遭公今廷登衆所屬望先聲儉簡行將回風俗於侈靡之
餘素守沖和必能協國論於嫌疑之際懋建同歸之治
緝成相遜之風使彌縫品節無異意以相違則廣大高
明歷萬變而無弊即奮熙於端揆用閭澤於羣心伏念
某苓朮舊儲澗邁賤跡昔屢勤於推轂今尚困於膠舟

側聞登庸樂在收用曩狗乞醢之請猶有望於謁隣今
司播物之權夫何拒於躍冶翹翹肝肺戀戀門牆

賀周參政

楊誠齋

疇咨儒英參秉機政欲治者無多術不過用天下正人之
宗選衆而得我公豈復有國人遺恨之處善類忻合隆平
紹開恭惟某官道德函三之原文傳襲六之統湛然厚躬
宏度之凝遠孰知有百鍊之至剛萃乎孤忠直節之高
寒中乃備四時之和氣當衆正綴旒之日倚一賢砥柱

之功於今延登或謂遲緩抑嘗歷選於賢聖未始輕試於
進為顧其道顯晦之如何豈其身淹速之是計故莘渭布
衣而陟三事莫之或非若夷夔終身而效一官則又誰懟
季世浸薄古風不歸至於一游說之間便萌取卿相之
意豈有平日不為當世之所許乃欲任人之事權彼其
初心惟以無位而為憂不思既得之愧怍今執事致身
於台斗而曠懷寄夢於江湖平生兩禁之裴回五載六
官之濡滯迨其氣磅礴充積而極其盛維岳峻天舉斯

民咨嗟嘆息而屈其淹如防制水上心雪釋渙號雷行
酌彼公言置諸近弼然後談者罔不翕如嘉哉吾道之
亨曷曰歲時之晚即奮熙於端揆用膏飶於羣心某老
矣倦飛已焉榮望蓋伏櫪久忘於千里獨巢林尚戀於
一枝曩者或人之得醯乞諸鄰而後獲今焉為母而請
粟與之釜以何難此其欣欣之獨私豈與悠悠者為比

賀宣參政

王臞軒

申命真儒顓參大政公輔間于兩社德因服而益彰天子必

有四鄰官惟人而後備制書誕布歡頌交馳恭惟某官忠結
主知道先民覺泰山喬嶽無運動之迹人蒙潤而不知祥
風和氣以長養為心物有生而自遂與其參夙夜宥密之
寄不若策旦夕承弼之功臣哉孰重於鄰哉賢者固識其
大者今海內之事勢若火未然公主上之信臣知風之自
夷情外狡民力中乾即戎七年而無休息之期拓地千里
而無堅凝之術使能定未保其能應則所憂將重於所欣
實賴同心同德之臣亟合羣策羣力之助收草茅之公議

而用之邦國推槐棘之和氣而達諸閭閻非常之功待非常之人無窮之基有無窮之聞某崎嶇巢幕冒昧掃門山甫舉之莫助之故妄陳於千慮原憲貧也非病也詎敢冀於一陶

賀曾參政

林執善

擢從樞莞晉貳政機授鉞于征有為王留行者秉鈞而處俾知國有人焉彼此無適莫之私去來有輕重之繫竊謂安注意相危注意將時固有於險夷大不在邊細不在庭理當明於緩急矧今多事無競維人有腹心之

託則臂指自隨由根本之強則精神遐暢與其有一韓
有一范第相語於軍中孰若用於魯用於周可無敵於
天下某官弘深而鯁亮績粟而高明執政二三股肱夙
炳斗樞之象蟠曾十萬兵甲獨高帷幄之籌屬氛祲之
未清奮精忠而不顧肅將王命崇建使名合表裏於江
淮徠青冥之斧鉞然而和敵必由修政折衝何必臨邊
帝方推轂而圖任益專公用作棟而扶持攸切且殘敵
匿形而奄至凡列城閉壁以自全彼則腹背無憂我則

手足俱露原茲積弊是豈一端由平時大抵喜靜而幸
安在今日何啻救焚而拯溺向使涖師在外猶嫌請事
於咸陽茲焉當軸居中自可宣威於沙漠某逖傳成命
倍激懼悚敢重煩於播釣惟思禋於海岳愛仲山而莫
助喜正子之優為措置西事莫如在廟堂固已契呂申
公之精識戒勅疆吏謹勿開邊隙行當踵司馬相之清
名

上宣參政

王臞軒

丞弼地嚴手握量材之尺度孤寒路狹身歸播物之陶
鈞惟大儒為吾黨所宗故孺子以是心而至輒陳梗槩
上瀆尊明竊以周公下白屋之禮衰鄭國歌緇衣之風
廢凡懷才而抱藝皆無地以託身攷漢史於元朔地節
之間曰儒相則孫弘魏相而已然仲舒不用而用張湯
之酷吏望之不薦而薦龔德之樂工故西都兩百年非
無材能而執政二三人莫為宗主小不自愛則甘心田
蚡之客大則无恥則俛首石顯之門使善類至於失身

亦當國不能无責惟我本朝之諸老有古王佐之盛心
文穆取人材多夾袋之所蓄元獻待寒士至樽酒以相
歡祁公用則所舉必名世流司馬出則其徒有行道志
或薦能於選調或引類於經筵盖祖宗擢台輔於儒科
叶心共濟故人物皆國家之偉器同氣相求每三歎於
前芳幸一逢於今日恭惟某官學到聖處氣涵天和爾
雅文章瑞麟掣黃金之鑰倫魁譽望威鳳儀白玉之聲
通今博古以為高尊主庇民而自任始者鑿坡給札之

對後來瑣闥批勅之詞鯁論危言凜凜主張於國是忠
肝義膽昭昭對越於天心旋陟政塗預參衮議高著眼
力審時觀變之慮深豎起脊梁扶顛持危之責重翊太
陽而東出領衆星而北朝寧王寶龜列聖在天而相佑
我家柱石重臣悉力以維持方將啓沃上心緝熙帝學
收召端人正士恢張美化宏綱於小試求助之時為車
攻復古之計此勲既集無官可酬罔俾前朝專美魚頭
之參政將繇亞相徑躋鷓尾之三公伏念某殖學代耕

賣文為活頃奉昕庭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疎轉
喉觸諱甘輸三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謾遊蓮池
苟奉菽水豈無膏沐恥為妾婦之容纔奉旨甘遽奪阿
彌之養春秋之窳窳已畢霜露之怵惕猶新杜曲之田
無以給桑麻河汾之廬不足庇風雨乃勉趨於京輦本
擬注於銓曹以闕少員多需次如河清之俟而家貧累
重闔門有轍涸之虞不量力而乞漿敢希榮於吐哺雖
素於左右初無介紹然見之方冊不昧平生倘以氣類

而相憐庶乎枯槁之立振駑材無取將何裨一代之經綸駿骨先收亦足勵四方之寒畯

賀婁參政

黃雲溪

妙簡中宸峻躋亞相樞廷基宥曾制墨之未乾政府同寅俄恩綸之狎至雖廟堂之維舊而風采之又新朝廷益尊天下胥賀某官高文衍遠厚德鎮浮自生民以來無如尼父任天下之重莫若阿衡蚤親天子之光已覩舍人之樣屬羣邪之張袂吁衆正之綴旒翩然斜飛澹

若榮進濤瀾澎湃之際砥柱不移雪霜彫瘁之餘孤標
乃見肆舉予環之召旋躋曳履之班曾未踰時已躋兩
地握五兵之本方資決勝之謀觀萬化之原式寄弼諧
之任今國步方寧而邊遽弛析民財既竭而官尚推肌
諸屯創殘之餘尺籍虛存而軍實未覈列郡飢饉之後
斛穀翔湧而粒食浸艱曠土當議於營屯驍卒盍思於
駕馭此為政之大者惟執事其圖之有諧其須益懋乃

舉

賀雷參政

楊誠齋

妙簡中宸峻遷亞相一臺正而朝廷治方觀風采之新
元首明而股肱良亟正弼諧之任適當九重更化之始
首膺兩社執政之除國用正人士無異論恭惟某官英
猷經遠雅量鎮浮道本心傳發揮中庸大學之奧文推
手筆塗改生民清廟之篇逆長風而孤騫干層霄而直
上西省演綸之妙東臺批勅之忠廣廈細旃半夜前席
見諸謀王斷國之際妙有旋乾轉坤之功此其疇咨不

應臯緩升華獨坐曾制墨之未乾晉位同寅果恩綸之
狎至然官高故其責必重眷渥則其望必隆要宏厥施
以副斯企方今主威僅振權尤戒於多門敵好且成幣
勿增於常歲所謂大政無越於斯若不早圖有侮而已
洪惟閣下素定曾中會當盡行其所言毋謂有牽而莫
可掀揭天地要將大紀於旂常感會風雲可但立登於
鼎鼐

賀素參政

楊誠齋

簡隆宸陛序陟政塗耀神武折遐衝既資廟筭建太平
興大政式藉弼諧綸綍竦傳紳綏胥慶恭惟某官直方
剛大廣博精深道德所宗孰不知泰山北斗之仰文章
之作蓋取法三代兩漢之餘早繇郎省之華旋被侯藩
之寄辰猷入告方司雨露之邊夜席俄前遽躡星辰之
上比課坤維之績亟疏渙汗之恩蓋自琴鶴出蜀以來
咸俟舟楫濟川之久甫聽尚書之履又懷會稽之章惟
其持方以入圓是以難進而易退迨復青氈之舊荐膺

黃紙之除宥府同寅曾未乾於詔墨宰廷贊化果正拜
於冊書仰涵養之素深諒規模之先定中台虛席職已
總於機衡顙面正朝位佇登於魁柄某甫介行李欽聆
制麻屬嬰采薪之憂致稽削牘之敬尚憶拜公於鄭鄉
之日頗辱稱譽其蕭寺之題暨再入於修門遂屢瞻於
翹索乃至閒曹之常伯尤蒙刮目於旅人今兩賢皆升
於宗工而一介陸沉於邑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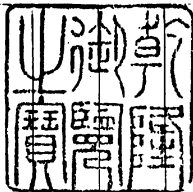
賀鄭參政

陳箕牕

顯奉制函進參魁柄差丞相之一等未妨體貌之隆預
天子之萬機實號股肱之近海內幸甚國勢巋然竊以
自古邦家莫先疑弼優游無為之際則庸人株守而有
餘振厲有為之時則大雅茹連而不足維強敵久聞於
奔迸而吾民間苦於征營欲預障於客邪且精調於元
氣非得博晷光明之彥孰為深長久之思郵置一傳
衣冠胥慶恭惟某官鎮邦八寶毓秀三山非堯舜不敢
陳有孟子敬王之志雖伊管未能過負賈生通國之才

蚤繇神聖之知徧歷清華之貫於是非邪正之際每謹
其微故治亂安危之間所關者重孤忠霜凜羣枉覘消
旋疇上坡耳目之勲進預右府腹心之托樽俎從容而
下自為之震聳樞機周密而外莫測其彌縫遠俾渠首
驚失七筓屬久虛於四輔遂峻陟於二公莫難得者盛
壯之風雲最易失者清明之日月由列院累遷而至此
未越五年自公朝更化以迄今已踰十載放遠俗儒之
鼓吹陶冶大雅之笙韶宜疾其驅以行所學某縻身分

竹引脰翹材敢僭序曲江之題乃久累大鈞之播屬聞
詔綉倍躍心旌所恨無庸愧漢室循良之傳猶能自力
聽虞朝喜起之歌



翰苑新書續集卷二